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清末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一部分在明治維新的社會變革之後逐漸失去市場價值的日本刻漢籍的版片流入中國，在廣東、上海、蘇州等地刷印出售。這種利用日本版片在中國印刷的書籍的存在是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上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但是在以往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論著中卻幾乎完全被忽視。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陳捷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時，便簡介了有關版片及其印本的流動情況及背景。

書籍的傳播與版片的移動

陳捷教授表示，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書籍這一媒介在古時有兩大特性：「可複製性」及「可移動性」。前者使書籍能化身千百，流通市面，接觸更廣大的讀者層；後者則使人能透過書本穿梭不同時空及國度，遊歷世界，無腳能行天下，也就是所謂的「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而在雕版印刷的時代，書籍的傳播方式除了本身的移動外，順理成章也包含了其印刷版片的移動。

所謂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雕版印刷進入五代，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於刻民間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書、宗教讀物，而轉入刻印正統的書籍。重點是刻經，這不僅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經是最主要的、為人所必讀的書籍，而且和唐以來推崇科舉制有很大關係。北宋時，宋太祖朝命張從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經全藏，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告成。因始刻於開寶年間，後世遂稱之為《開寶藏》。這是當時一個大規模的印刷行動，在四川雕好以後，版片後來便運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開封），根據需要隨時印製更多複本。可見在印刷術出現的早期，便已經有了把版片運到不同地方印刷的做法。當時，如有讀書人對某一本書有興趣，除了可付錢購買印好的書籍，甚至可以向藏版者借用或購買版片來作自行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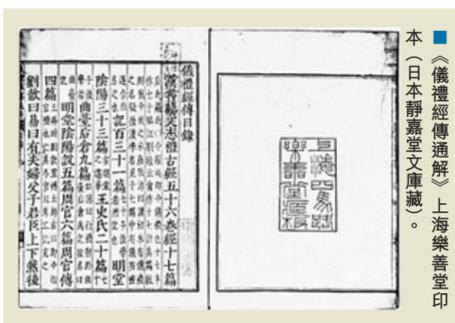
日本亦有着同樣的情況。江戶時代中期以後，比較重要的出版地便有江戶（今東京）、大阪和京都。因資金不足的問題，

當地的書商有時便會合作印刷書籍，那些共用的版本便稱作「相合版」。如某家書商曾出版某一本書，另一書商想複印時，便會把原來的版本買下，這在日本稱為「求版」。在這種出版方式下，因着版片的擁有權及出版人的變化等因素，版片移動的現象也就非常普遍。整體來說，當一個地方的讀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飽和以後，通過借用及買賣，版片便會被移動到另外一個地區繼續印刷。

日韓版片流入中國的途徑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發佈《五條誓文》，追求近代化的維新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日本社會全面學習西方。在多數日本人眼中，西方的文化和技術是日本強大的靈丹妙藥，他們亦開始了「廢佛毀釋」，唐朝以來地位崇高的中國古籍頓被捨棄，變得一文不值。也就是這個時候，一些本由天皇或幕府將軍們收藏的漢文古籍，以至中國文物、藝術品等便開始輾轉流落日本民間。除漢書外，很多日本或韓國書籍的版片亦透過學者文人的參與及商業渠道流入中國。

在商業渠道方面，根據大阪商人三木佐助的回憶錄，他在明治四年到十二年（1871-1879）期間都與廣東中國商人麥梅生合作，一起經營古書的生意，當中便包括了《群書治要》、《欽定四經》、《外台秘要》、《東醫寶鑑》、《武備志》、《詩經》、《醫宗金鑑》及《四書彙纂》等書籍。比方說，朝鮮醫學家所撰的漢方醫書著作中最負盛名的《東醫寶鑑》便是在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版片後來又傳到中國繼續印刷。《外台秘要方》則是於日本延享三年（1746）在日本刊刻，版片運到中國以後廣東「翰墨園」書肆於同治十三年（1874）曾翻刻過。陳捷教授指出，我們亦由此看出廣東在中日書籍流傳的過程中是個十分重要的地方。



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儀禮經傳通解》上海樂善堂印

三木佐助出售版片的方式是把其交予廣東商人，再由廣東商人賣予中國書商自行印刷書籍，另一日本企業家岸田吟香的營商模式則有所不同。岸田吟香於明治十三年（1880）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設樂善堂，並以此為據點，為從日本運來的版片或自己的出版物刷印出售。樂善堂會為日本來的版片進行加工或復修，這點在研究古籍流播時因此亦十分有意思。其他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包括：《儀禮圖》、《老子通考》、《萬國公法》等。

結語

陳捷教授表示，中日商人在運送和印刷書籍時，都會傾向選擇一些已經很久沒有在中國出版的書。光緒八年十一月的《申報》便曾載：「《群書治要》五十卷，唐丞相魏徵奉敕編輯。所引經史子集皆隋唐時古書，且多今已無傳之本。故校讎家資為考證，與程氏秘藏鈔本《北堂書鈔》並重。惟中國向無傳本，而日本有之。輪船未通以前，購極難，非數十金不可得。兵燹後並傳鈔者亦不易求。今本坊於日本購得官校原板，選堅白上紙印訂，計二十本。外附銀杏夾板兩副，每部價洋八元。好古君子，當必以早得插架為快。」《朱子文語纂編》中亦載：「《四庫全書》總目已收此書，而世久失傳。近在東瀛求得學板，速付刷印出以問世。」由此可見清末時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版片在書籍流播上的重要。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亦有可聞

文：余良虎

大美中國茶（下）

三

生活是七彩斑斕的，茶是五顏六色的。綠、紅、青、黑、白、黃六種顏色組成了中國六大茶系。六種色彩囊括一個茶的世界。

中國人很詩意，把茶的名字都叫得讓人浮想聯翩。「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廬山毛峰」、「黃山雲霧」、「安溪鐵觀音」……每一款茶都沉積着豐富的文化底蘊，在浩瀚的中華茶文化蒼穹裡閃耀着奪目的光芒。

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茶，融佛家的禪定般若的頓悟，道家的羽化修煉，儒家的禮法、淡泊，凝成中華茶道精神的精髓。有人說，中國茶道體現的是清、敬、和、美；有人說是廉、美、和、敬；有人說是理、敬、清、融。茶界泰斗張天福提出，清、和、靜的中國茶禮。不論哪一種論調，都詮釋了茶的天地人和的稟賦。茶的隨性教我們學會忍讓和包容，並讓我們認識自己，回歸本心，返璞歸真。

茶也可以醉人。茶醉不同於酒醉，茶醉了人更理智。女作家曹俊英說，酒是感性，是詩人；茶是知性，是哲學家。酒是愈喝愈糊塗，茶是愈喝愈清醒。酒的場合熱烈也虛情，茶的環境安靜也真情。兩種況味，一個是淡定而寧靜，一個熱情而豪邁。

四

茶和瓷器是中國人的兩張名片。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飄蕩着中國茶的醇香。從茶馬古道到印度、緬甸、尼泊爾；從絲綢之路到中亞細亞；從恰克圖到蒙古、沙俄；從馬六甲海峽到歐、美、非。茶香飄過日本海，成就了日本茶道。茶傳播到西方，變成了一道人文風景——下午茶。

從十八世紀開始，歐洲上層社會的貴族們，就對下午茶情有獨鍾。那些名媛淑女們一邊喝着下午茶，一邊愜意地享受午後陽光。在茶香瀟灑的午後，私底下興奮地談論着別人的生活，並想像着自己童話般的未來。茶與瓷器的尊貴，似乎成了某種身份的象征。

大約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左右，茶傳入歐洲。在瑞典，茶非常受歡迎。他們認

為，珍貴無比的東方神液，來自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一個擁有美麗的絲綢、精美的瓷器，還有上等的好茶的富裕國家。每當有遠航的船隻歸來，哥德堡這個城市，就會像過節一樣歡騰。1745年9月12日，這一天，人們和往常一樣，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候在海邊上，等候着哥德堡號的返航。因為哥德堡號帶來的不僅是他們貴如珍寶的茶葉，還有那個關於遠遠國度一些聞所未聞的故事。然而，不可思議的一幕出現了，在離港口900米處，哥德堡號莫名其妙地偏離了航線，駛進了著名的「漢尼巴丹」礁石區。剎那間，海水湧入船艙，哥德堡號龐大的身軀帶着滿載的中國貨物沉入海底。船上370噸中國茶葉和那些精美的瓷器就此留在了海底。後人這樣描繪道：「在漢尼巴丹海域，哥德堡號沉沒的地方，從此，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隻茶碗，散發出茶的芬芳。」

多少年過去，當人們從海底沉船打撈出來豐富物品，仍然讓世人震驚。最讓人稱奇的是在海底沉沒近250年的茶葉，竟然香氣四溢，清新如故。不能說這不是一個中國茶的奇跡。

五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我們品茶猶如在品人生。白族人的三道茶，先苦後甜再回味，再現的就是人生的一路歷程。盧仝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酣暢淋漓地品出了茶的「特異功能」。我們處在一個生活節奏加快的時代。為生計而奔忙的人們，腳步匆匆。茶能讓我們慢下來，靜候心靈。感受一番「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悠閒自在。在繁忙中停一停，在躁動中靜一靜，靜下來品一盞春茗。如一副對聯寫的那樣：「談古論今，只惜時日短，品茶揮毫，才知韻味長。」

無論身在何處，只要一杯茶在手，立刻便能與自然相擁，與天地相融，心靜如水，參透人生。這正是「結廬在人境，卻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人生（七）



問伊能耐幾番寒  
徹骨透心依然香  
不言箇中辛酸處  
自有胸襟傲雪霜

癸巳年初二  
素仲並書

堅毅的女性有如傲雪梅花一樣，耐得春寒。中國晚清的秋瑾，緬甸的昂山素姬，韓國的朴槿惠都有這樣的胸襟。但更多女性默默承受生活的壓力和各種委屈，堅強地生活。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手寫板

文：吳翼民

大奎的篾席

年年夏季，家裡領銜的度夏物品要數那條已經泛了暗紅的細竹篾席。雖然現在有空調後篾席不大用了，但每當天氣稍涼快些，我仍會撤去草席，用上幾天這條篾席，不僅為了感受其特有的涼爽，也藉此回憶它維繫着的過往的那人那事那情。

這是一條有了年頭的細竹篾席，將近四十年了，雖然已經泛了暗紅，邊沿有些部位的竹篾已經斷裂截起，但總體狀況尚可，還管用。數年前我讓街頭的篾匠作修補的時候，一經亮相，四鄰無不讚歎，誇竹篾好，誇做工精，誇它得了人氣而泛暗紅，敷身其上極其涼快，是難得一見的好席子。真是條好席子啊，當年孩子尿床，汪汪的一灘，怕洩濕了席子下的床墊，急抓起，床墊上不見一點濕漬。按老一輩的人說，篾席密到了這個分上，確是難得的好貨了。故而，每年夏季，我取它而用的時候，都極鄭重其事，像展示一件古董文物那樣小心翼翼，細細觀賞，然後才使用，慢慢品味它的妙諦。它的妙處兩個字：滑、涼。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運動期間，鬧「派性」、起武鬥，我們這些「逍遙派」就自發組織支農活動，那年秋季就主動聯繫下鄉去幫助農民秋收秋種。那時農村也不太平，青年農民紛紛進城造反而無心種田，我們這些城裡學生正好去鄉下補了缺。

我們去的是江西南水鄉陽澄湖的一個村子，那時負責接待安排我們的一位青年農民叫大奎。大奎對進城「鬧革命」不感興趣，而是搖着船來城裡把我們幾個學生接下了鄉。看着大奎身手矯健張帆把舵，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嘎嘎」行進，我們在愜意之餘，無不佩服大奎高超的本領。

大奎長得白淨秀氣，很有風度，跟一般的農村青年不一樣，穿着得清清爽爽，戴一塊亮亮的上海牌手錶，洗手擦臉愛用檀香皂，雖然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卻喜歡跟我們這些高中生交往，聽我們談論國際國內形勢，談論文學藝術，跟我們一起唱流行的語錄歌……不久我們都隱約感覺到他們其中的一個女生要好上了。很快，我們就開始疏遠

他，認為他居心不良，品德惡劣，美好的外表包藏着禍心。其實，青年男女之間的事很難說得清的，大奎和那女生問到底誰主動，誰被動，第三者是纏不清的。

一個月的秋收秋種結束了，大奎像攀上了城裡親戚似的，隔三差五朝城裡跑，帶點兒鄉下的土產山芋、黃豆之類，甚至還有陽澄湖的螃蟹，往各家各戶送。說實在的，在那「精神充沛」、食品匱乏的年代，那些東西是很稀罕的，但我們都說不出的味兒，都認為這個大奎「醉翁之意不在酒」。

後來，我們把大奎和那女生的事也淡忘了，再後來，上山下鄉的風暴捲來了，那女生報名去的農村竟然就是大奎的村子。我們這才明白，一年多來，大奎的心血沒有白耗。

那年月，大家自顧不暇，豈作他顧？偶地聽說，大奎和那女生已經有了孩子了。我們惟有遙祝他們幸福美滿。然而過不了幾年，當知青返城的浪潮捲來時，那女生突然離大奎而走了，並且帶走了他們的孩子。當這個消息傳來，我們都同情起大奎來了。

以後的一段日子我跟大奎交往密切了起來，緣為我就在那個縣城工作，偶與大奎相逢於途，大奎認真理把我當作了離棄他那個女生的娘家人了。這時的大奎，完全沒有了當初的矯健和瀟灑，顯見的衰老，面刻皺紋，頭生白髮，並且不事修飾，連說話也期期艾艾，完全是鄉下人的行藏，見了我，只問一個個同學的近況，就是不涉那女生半點話題。我亦謹慎，絕不提她，不過，從他憂鬱的眼神裡我還是讀出了許多的無奈和痛楚。

一次，大奎對我說，他竹園子裡的竹子長勢不錯，釀出許多新竹，便砍下一批老竹，他想用這些竹子給我編一條篾席。我連連婉謝，但數月後他又進縣城來了，楞是搗來了一條飄着竹子清香的細竹篾席。當時我摩挲着這篾席，不禁感嘆：這綿綿密密的篾條裡，編織進他多少難言之痛和深切之情啊。而這一切卻有待我這個局外人來久遠品味，是多麼的厚重和奢侈。

浮城誌

文：陸蘇

今生不見

有一位城裡筆友，神交數年不知他長甚麼模樣。難得有這樣的朋友，談了戀愛，吃了一個梨，鬧了笑話都可以說給他聽。

謀劃過好多次見面的細節，終是未遂，我們都捨不得這一段朦朧的美麗距離。

譬如隔着十幾米來看一個美若天仙的女子，忍不住走近點，居然發現仙女臉上原來也長着普通的雀斑。雖不致反感，終是有些遺憾。完美的友情亦然，因為太在意，亦不願看見雀斑。

有一次告訴他我可能要嫁人了，他回信說「扯百丈雲幔給你做嫁衣，剪剪能用否？」後面又寫了一句「為什麼聽見那麼高興的事，我卻心裡有些難過？」我趕緊回信答他「百丈雲幔我好喜歡，只是做一套嫁衣恐怕有得多了，也許還可以做枕頭窗簾窗簾米袋子啊手帕啊甚麼的雲系列，我留着慢慢用吧，至於你為何心裡難過，我知道是為甚麼，你是後悔送我百丈雲幔出手太闊綽，心疼哩！」他後來盛讚我聰明，說這麼聰明比誰都強哩。

如今他依然在很遠的城市，說是經營着一家廣告公司，專門給房產公司做樓書，在紙面上營造都市裡的田園牧歌生活。那是我無法想像的虛假日子。

我仍在小村守着我的田地和紙筆，在似乎伸手就可觸摸到滿天星星的竹榻上感受夏日短暫，在開滿紅色杜鵑花的山坡上看春光緩緩，在銀杏樹遍栽的村路上領略秋色醉人，在大雪封門的爐火旁體會冬暖疼人。我的生活是低到了塵埃裡的踏實。

也許就是因為我們幾乎是兩個世界的人，才有了對彼此細水長流的好奇。

我們一直未見，也很少聯繫，但每當一聲問候不期而至時，總有一份難以言喻的雀躍和感動，被人惦念是件多麼美好的事。

秋已盡，天漸冷。割好了稻子，堆好了草垛，把番薯封在了窖裡，過冬的白菜醃在缸裡。我換上綿暖潔淨的自己裁製的布衣，給自己沏一杯綠茶，在書房盤腿坐下，提筆告訴他我今年的收成，再告訴他，今生因為有他這位朋友，我多了很多快樂的日子。

不是做朋友都見見面，留一段永不逾越的距離，給美好，給珍愛。

說好了，今生不見。說好了，只遙念。



相見不如遙念。 網上圖片